

吴虹飞 / 著

Wu Hongfei is one of the few to admit that she lives a somewhat
double life.
One of my colleagues at Jiassees know I am a singer, said Wu, who
works at a State-owned publishing house in Beijing.

阿飞姑娘

双重生活

从清华女子到摇滚主唱

关于音乐、爱情、忧伤和遗忘

fei

She is a very interesting girl, said the reporter at Beijing Youth Daily, sometimes she is traditional and ordinary, other times she acts in such a modern and unique way that she surprises even those who are very familiar with her.



這些愛幻想的人在活
着的時候，
游蕩，
在唱歌中幻想，
由和尊嚴，並且將親
手錯過幸福。

吴虹飞 / 著

阿飞姑娘

的双重生活

She is a very interesting girl, said the reporter of Beijing Yonth Daily, sometimes she is traditional and ordinary, other times she acts in such a modern and unique way that she surprises even those who are very familiar with her.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阿飞姑娘的双重生活/吴虹飞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3.1

ISBN 7-80006-954-5

I. 阿… II. 吴… III. 文学作品—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109774 号

阿飞姑娘的双重生活

主 编	吴虹飞	
责任编辑	慧 钰 子 寒	
封面设计	大象工作室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邮 编 100037
电 话	86-10-68995424 (总编室)	
传 真	86-10-68326679	
电子邮件	nwpcn@public.bta.net.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海日印刷厂	
开 本	1/32 (850mm×1168mm)	
字 数	150 千字	印 张 8.75
版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册	
书 号	ISBN 7-80006-954-5/I·168	
定 价	18.00 元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踏歌而来的素衣女子
空灵飘渺的声音艺术家
冰冷而温暖的平民写作者

天蝎座，身份复杂的工科民女，曾为酒吧歌手、没落诗人、节奏吉他手、打口带贩子、读书报记者、网站娱编、以及艰深文学史研究者。

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系、中文系双学士，现代文学硕士。“幸福大街”乐队主唱和词曲作者。

已出版小说集《小龙房间里的鱼》、作品集《阿飞姑娘的双重生活》，即将推出乐队专辑《幸福大街》。

她让你看到的只是最为凡俗的那些表象：漠然相应，逝若尘灰，一夕承欢，始乱终弃。有韵的诗歌和无韵的才气，不断引诱着她向天堂的远方走，然而怜悯又总是把她打回人间。无中生有、朝不保夕、学院式的不解风情、宿命、衰老、死亡、徒劳、等待……勇气、善良、幸福、纯洁、忠诚……她的文字是一个守在华丽和淡定两极的悖论。

她几乎是童声的嗓音撕裂。在她尖叫的时候我想，哦，算了，于是让我眼眶被可耻的泪水占据。在细腻绵密的声网中她的沉默直逼你未死的灵魂。

她说：脆弱的不仅仅是我们。还有你们。还有所有的在这个城市的无名的人。我们必须坚强的。惟有声音，令人感到温暖。那些冬天的、支离破碎的声音。

——摘自2002年11月7日《南方周末》

丁國士夫

丁國士夫，廣東省生口縣人，現任廣東省“丁國士夫”書畫社社長。其書畫作品，多取材於民間故事，如《白蛇傳》、《梁山伯與祝英台》等，畫面生動，筆墨淋漓。其書法作品，則多為楷書、行書，筆力遒勁，氣勢磅礴。其作品曾多次在國內外展出，深受觀眾喜愛。

本書獻給我的同屋好友，深圳公務員，家樂福的愛好者趙夏竹。丁國士夫，廣東省生口縣人，現任廣東省“丁國士夫”書畫社社長。其書畫作品，多取材於民間故事，如《白蛇傳》、《梁山伯與祝英台》等，畫面生動，筆墨淋漓。其書法作品，則多為楷書、行書，筆力遒勁，氣勢磅礴。其作品曾多次在國內外展出，深受觀眾喜愛。

丁國士夫，廣東省生口縣人，現任廣東省“丁國士夫”書畫社社長。其書畫作品，多取材於民間故事，如《白蛇傳》、《梁山伯與祝英台》等，畫面生動，筆墨淋漓。其書法作品，則多為楷書、行書，筆力遒勁，氣勢磅礴。其作品曾多次在國內外展出，深受觀眾喜愛。

关于阿飞

关于一个名唤“阿飞”的女歌手的传言正逐日生长起来，仿佛暗夜里从不停止蔓延的藤生植物。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对这样的境地充满欢喜，因为这样无疑将意味着她的才情终于可以被接受、被标记。在那些描述中，她被成全为一个才华横溢、被宠爱、学院派又有点精灵可爱的女孩子。这位清华大学环境工程、中文编辑双学士、文学硕士、京城另类乐队的主唱，时而是破落排练室和嘈杂酒吧演出场内心迷狂那一个，时而又是大学讲堂、学生宿舍、食堂之间“三点一线”神情安静的那一个。她在黑漆漆的舞台上周而复始地演唱，就是这个有着南方口音的女人无比尖利地指斥了情感的无依和世理的虚妄，而她的文字则谦卑而诚实地证明一个平民女子对于生活的无限热爱。这样双重的特质集中在一名女子身上，实在是难为了她。

2003年即将推出“幸福大街”同名摇滚专辑《幸福大街》及随笔集《阿飞姑娘的双重生活》。前者乖张与沉静、放纵与节制、暴戾与温驯、凶猛与脆弱、诅咒与从容、华丽与淡定有机结合一体，指斥虚妄的奢华与其后的废墟；而后者则去掉了偏执和滞重，变得灵巧、机智，在平淡清涩的青春成长中，不缺乏幽默

和反讽，甚至不缺乏潜在的宽容和智慧。从摇滚到爱情，从学校到上班，文字如水，飘着年底的结算，直将一个女子的温情，送至阔海广天。

作为一个前天才儿童，天才少女，阿飞四岁识谱，五岁读毛主席语录和侗族民歌，十岁读《金瓶梅》，十一岁读盗版《查太莱夫人的情人》，十五岁读《约翰·克利斯朵夫》、《静静的顿河》，演习出走的把戏，阿飞永远不在自己的文字里使用“寂寞”二字，在她的唱词里好像只是青春帷布上一种可有可无的装饰，显得不以为意；然而我看来，在那么多年的表达里，一直阴冷地坠落在纯情、戏噱和轻描淡写中的却又只是这一个词。她有一个很强的外表，也许因为太强，所以很难揣测到她内核的柔软。

每一位天才总要到长大之后才发现自己的平庸和梦想的艰难。她来自白垩纪的恐龙时代，过于早慧，却又笨拙无比，混迹学院多年，仍然学不会知识阶层的逻辑和特权，宛如朋克。她目光清澈，表情复杂。她声音尖利，面容模糊。

关于阿飞

阿飞前传1：幸福大街的惟一秘密	1
为什么要在冬天唱歌	3
村上、本命年和话多的女人	8
回忆几个校园歌手	16
曾经我们这样学会爱情	23
成默	36
士兵卢伟	41
情书	48
麦丽素	51
恋爱絮语	58
敦煌	62
摇滚歌手的非摇滚生活	67
我的摇滚河山	72
艳情科学家——关于乐队	78
幸福大街歌词	80

阿飞前传2：我们即将忘却	93
谁是舌头	95
原欲与幻想	100
吉他手老耿	105
我所目睹的一次诗会	112
你的舌下有奶有蜜	117
马桶春日志	125
大众和个人的想象	135

阿飞正传：上班日记	
——那些花儿不在冬天开放	143

附 件	255
和Subpop的访谈	257
我和阿飞的故事	261
歌者、蝴蝶和女人——如果可以阅读吴虹飞	265

↗ ↗ ↗ ↗

幸福大街的惟一秘密是稍纵即逝的爱情，它本不是用来流芳百世。它只是活在很少人的心中，如同埋下惟一的种子。这个世上将会有无数女子前仆后继，死于心碎。但她们不再是我。

和所有的无产阶级一样，我自力更生，然而并不为此自豪。我穿过城市的地铁站时总是由衷地感到虚弱。到了周末我常常摄取大量的面包，一直吃到要呕吐为止，从而获得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满足。

为什么要在冬天唱歌

1999年冬天快到时，我终于有了一个自己的乐队。你知道，在北京城，是个人都会有乐队，而且多数还是朋克。所以说，有一支乐队并不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不管怎么说，我耐心的等待并没有落空，我有了一个吉他，一个鼓，一个贝斯，另一把节奏吉他我自己弹——那是乐队中惟一的非电声乐器，由于我的无能，它的声音总会被电声的噪音无情地吞没。

下午，我要骑车两个小时，穿过几个高校，立交桥，路越来越偏，桥越来越窄，到三环边上一个名叫八里庄的地方，有一个租下的地下室，我们和外地的商人、民工、妓女一起排练。晚上我还要一个人骑车回去。我还要在学校里上课，偶尔到某个电脑公司混事儿。和所有的无产阶级一样，我自力更生，然而并不为此自豪。我穿过城市的地铁站时总是由衷地感到虚弱。到了周末我常常摄取大量的面包，一直吃到要呕吐为止，从而获得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满



足。这和一个风流的小报记者从他的女同事的硕大乳房上得到安慰的原理是一样的。

当我在主干道上逆流狂奔的时候，我知道这与我想象的糜烂的生活相差甚远。这个冬天我在奋发图强地看旧书，村上春树、杜拉斯、马尔克斯和张爱玲，一切色彩艳丽和凄凉的故事，都和一个末路穷途的小资产阶级的心情暗中谋合。我还想写风月小说，这回不要那么生硬和阴森，应该是温暖和艳情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个士大夫和一个南方的獠族女子，一个房地产记者，一个拯救地球的女博士，看起来很庸俗，实际上也可能很庸俗，什么东西到我手里都会变得难以置信的庸俗。今年我终于发现自己毫无写作的天分，想象力枯竭，词汇贫乏，一到男主人公和不同的女人做爱时我就卡壳，因为我不知道肉体的差别是不是类似一只橘子和一只苹果的差别，还是一只南方橘子和北方橘子的差别。这个城市的所有单身汉几乎都有一张硕大无比的双人床和成打的避孕套，可是他们都拒绝回答我的问题，不知是何居心。所以我处处卡壳。我只好唱歌。不停地唱歌。

我是杀人的人/我是被杀的人

我是杀人者的妻子/我是他的帮凶。

事实上，交流几乎是不可能的。在传达自己的意图时，我总是胆怯和犹豫不决。我们在《现场》这首歌卡壳了。我羞于提及我的企图，可能这件事情根本就是漫无目的，是任性和徒劳的。“开始是阴森的、若有若无的哼鸣……自言自语，然后‘啪’一声全打开，噪，紧张、恐怖……在杀人；然后是民间送葬的嘹亮、高昂的唢呐，喜庆的；然后是温柔的小调，抚慰死者……”

我徒劳地打着手势。

我们面面相觑。

送葬是什么样子的？

我曾经在清晨听过。在一个偏远的小县城。有人死了，是个有钱人，吹了三天三夜。很高兴。人死了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中国人的生死观很奇特。然而庄子的鼓盆而歌业已失传。

本土的、热烈的，送葬。美丽和欢快。这样的冬天。

“要用七和弦。”贝斯说。可是这与和弦无关。

我和贝斯打了。

他不知说了句什么，我说你妈×，他说你妈×。我拖着吉他扑了上去，被他在头上打了一记。

我哭了起来，很大声。眼泪掉在地上。我没想到眼泪这么巨大，大得让我充满了好奇。

最后我抬头嫣然一笑：你打我做什么，我又不是你老婆。

鼓手年龄最小，业务最好，所以被我们宠爱。他失恋后迅速堕入了另一场恋爱。我帮他买来素雅而美丽的信纸，我们一起为他的第一封情书出谋划策，一起对那个年方十七的女主角进行严密的心理分析。一个地下室的女人总喜欢跑过来，在吉他手的身上摸来摸去，并大惊小怪地尖叫。

其实早已经不是恋爱的季节了。E-MAIL里总是写着：新邮件0封。夏天女孩子的蓝色长裙，地铁站里昙花一现的拥吻，公共汽车上透明的阳光，情人头发里残余的香波气味。总是到了秋天我才会明白，幸福是永远的乌托邦。我总是来不及对幸福做出规划，包括做饭、洗衣、购物、做爱。清晨我像一个民工一样穿过凄冷的街，那条街的名字叫幸福大街，而我因为对幸福心怀鬼胎而神色仓皇。

偶尔，排练回来我会经过一个教徒的家。他有黑泽明、伯格曼、阿莫多瓦以及数不清的CD。他完全可以活在一个色彩绚丽的声音

和颜色的世界里。锅里欢快地煮着白粥。他坐在我对面，默默地递来一本小小的箴言录，第38条他说。

第38条是主对我们千篇一律的告诫，不要沉迷于欲望之中。

我想，为什么他不站起来，邀请我和他一起上床呢？屋里这么温暖，床这么洁净，而我又那么寂寞，那么地需要安慰，我一定不会拒绝的。

然而他只是静静地坐在我的对面。堕落也是需要资本的。必须有一点姿色，一个丰满的胸部，和一点点廉价的香水。而我只能面无表情，用干巴巴的声音唱歌。

没有人看到你所说的那种更为美好的生活，我说。

大一的时候，我想嫁给一个卖煎饼的人；大二的时候，我想和一个修自行车的人结婚。

现在，我只是希望每个周末都有巧克力吃。

你看，我并不是那种有很多奢望的人。

在为自己辩护的时候，我知道自己其实欲壑难填，贪得无厌。我惟一的信仰是巧克力。在灯火通明的超级市场，我常常被这些过于丰厚的物质感动得热泪盈眶。我犯了所有的过错：贪、嗔、痴，但从来不思悔改。

临走前，我给他留下一块廉价的巧克力。

公司的同事在我对面吃饭。我很少见到他，因我很少上班。大大的圆桌上只有我们两个人埋头吃饭。突然他说，我很想念女友的身体。

我说，你可以去找她，

我找不到她，他说。

为什么？我心不在焉地吞下一块排骨。

因为她死了。

我尖锐地笑起来，不要这样嘛，这样很好笑的。

我们一起去坐地铁，路过繁华的琉璃厂，华灯初上，大街上轰



鸣着当下流行的歌，还有主持人甜得流蜜的嗓音。

请你为我唱一首歌，他说，我们曾经哭泣，也曾共同欢笑……

我没有唱。地铁里很拥挤，有人在看报，有人盯着我的帽子。

到站了我说了一声再见，然后下车。没有回头。

不可以为别人悲伤。

你要站着弹琴，站着唱。

我说为什么要站着？

因为你在演出。

那柯本为什么坐着？

那是 UNPLUG。

为什么不是 UNPLUG 就不可以坐着唱？

那就是民谣了。

民谣又怎么了？

你总不能大家站着你一个人坐着吧？

那鼓手为什么不站着？

除非你们坐着撒尿我就站着唱。

我只是不想站在台上，不想站在那里让别人看着我。我不想表演，我只想蜷缩起来，唱歌。

事实上我想我并不热爱摇滚。1998 年的最后一天，我一个人在“忙蜂”酒吧。台上有很多乐队，乱哄哄的，热火朝天。我站在那里，心里又害怕又孤单。我谁也不认识。我也不要和他们一样。

半夜四点我爬起来打电话。电话那一头的声音苍老而疲惫：喂，请说话。

我突然锐起了嗓子，唱了一首欢快的儿歌：

我是一个粉刷匠，粉刷本领强。

哎呀我的小鼻子，变呀变了样。

